

剧故事

CHEN SAN WU NIANG

陳三五娘



文化出版社

陳三五娘

CHEN SAN WU NIANG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插图：王伟义

陈三五娘

于人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1.75 字数 24,000

1955年11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6次印刷 印数 123,001—173,000册

书号：10077·0080

定价：0.1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故事根据福建梨园戏《陈三五娘》改编的。描写宋时泉州人陈三(伯卿)路过潮州,因元宵观灯,结识了黄五娘(碧琚)。后来五娘在楼上投赠荔枝给他,表示互订终身。陈三也因假扮磨镜师傅,误破宝镜,被罚在黄家做工。最后由于黄父强逼五娘嫁给林大,不得已,双双奔往泉州。故事着力在写那对青年男女怎样冲破封建礼教束缚,争取婚姻自主,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,终于获得了胜利。

前 记

《陈三五娘》是描写古代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束缚，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。故事的女主人公黄五娘，是一个生长在旧时所谓“诗礼人家”的少女。她的为人善良、纯洁，而又热情、勇敢，她反对封建专制的婚姻，大胆地把荔枝投赠给自己择中的对象——陈三。这说明她的性格是坚强的。但是她毕竟是生长在封建家庭的女性，由于环境的压力，迫使她不得不把爱情隐藏起来，屡次回避陈三。不过，当她到了选择枷锁还是选择自由的关头，她还是选择了可贵的自由，毅然冲破封建藩篱，和陈三一同出奔。故事中的陈三，也表现了对爱情的忠实。因此，通过他们的故事，对封建婚姻制度作了猛烈的冲击。

《陈三五娘》是福建梨园戏的优秀剧目，它的风格清丽，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；这个故事，就是根据梨园戏改编的。

目 次

一	花市灯如昼	1
二	两个鄙俗的人	10
三	许了林家	15
四	楼上投下荔枝来	21
五	打坏了传家宝	27
六	把锦盆放在地上	34
七	只怕春要归去了	39
八	冲出罗网	43

一 花市灯如昼

南宋时候，某年元宵，潮州人循着旧例，举办花灯，庆赏佳节。这时天下暂时承平，潮州又是繁富地方，那满城居民，逢着这一年一度佳节，谁不高兴！这一夜大街小巷点起百样花灯，有人物灯、瓜果灯、水族灯、飞禽灯、走兽灯……都是制作精巧，争奇斗胜。那赏灯的人更是人山人海，十分拥挤；只听得这边鼓乐喧天，那边欢声动地。

这番热闹情景，莫说本地居民，就是那异乡客人，也被吸引得出来看灯，共赏佳节。其中单说一人，这人乃是福建泉州人氏，姓陈名伯卿，因他排行第三，人都呼他为“陈三”。这年他因送兄嫂去广南赴任，路过潮州，恰逢着这般盛况，便也换了衣衫，出来游玩。

这一夜月色很是清明，与那地上灯火，相映成辉，照耀大街，如同白昼。陈三信步走到一个十字街口，只见那里扎起一座鳌山，点着百十盏花灯，火树银花，十分好看。陈三正看得好，耳

边忽听得一派箫鼓的声音，连忙抬头看时，只见路边一座彩楼上，有一群锦衣花帽的士人，正在吹弹作乐；只听他们细吹细打唱道：

元宵景色家家乐，
箫鼓喧天处处春；
上下楼台火照火，
往来车马人看人。

楼下的人听了都齐声喝采。陈三听了一回，再向前走，遇见一群玩灯的，只听他们也在唱歌道：

高高山上一庙堂，
姑嫂二人去烧香；
嫂烧香来求生男，
姑烧香来配好郎！

众人听了哄然大笑。

不说陈三在灯市闲走，再说这潮州城西后沟有一黄姓人家，户主黄九郎，老妻欧氏，生有一个女儿，小字碧琚，排行第五，亲戚邻舍都以“五娘”相称。这一夜五娘得了母亲允许，带了婢女益春出门看灯。两人离了城西，慢慢地投市心热闹处来。

这五娘和益春，两个都是少年女子，平时在家，被九郎拘束得紧，难得出门一步。这夜来到街上，只见家家挂灯结彩，处处吹箫打鼓；那远处的楼台，灯火辉煌，五色缤纷，就如琼楼珠阁，到了仙境一般。这两个年轻女子，直把眼睛都看花了，好象一对出笼小鸟，自由自在地在灯海人潮中飞翔。

两人正兴冲冲地走着，忽听背后一个妇人娇声娇气唤道：“阿娘^①，哪里不寻到，你们却在这里！”五娘回头看时，却见是卖花的李姐，因她常来家里走动，因此相熟；只见她身上穿了件大镶大滚的艳色衣裳，头上戴了花儿，怪模怪样，十分刺眼。

五娘说：“李姐，你寻找我们做什么？”

李姐说：“阿娘不晓得，你出来看灯，安人是准的了，员外却放心不下，叫我随后赶来，与你作个伴儿！”

五娘说：“作伴也好。”便回头唤益春说：“益春，从哪条街走？”

李姐不等益春回答，便抢着说：“我是引路师，你们跟我来呀！”

三个人说说笑笑，由西投东，渐渐来到市街中心，只见一个华丽的灯棚，点着各式人物花灯，绘制十分新颖，照得上下通明。又有数十盏

^① 阿娘，就是小姐。

绢制宫灯，画了山水、仕女、花卉、翎毛，有的灯面并留了空白，下面贴了张梅红色小签条儿，上写：“敬求题咏，略备薄礼助兴。”

五娘等逐一观赏，赞叹不绝。李姐忽然指着一盏人物灯啧啧称赞说：

“你瞧，这美人儿画得多俊！这圆圆的框儿是什么？莫不是镜子？”

五娘说：“这是‘嫦娥奔月’。”

李姐说：“往常也听人说过这话，只是月在天上，嫦娥怎能爬得上去？”

五娘说：“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，嫦娥偷吃灵药，为后羿追赶，奔入月宫。”

五娘正在解说，恰好陈三也来到灯棚下，在那灯光月影里，忽然瞥见五娘，只见她容貌秀丽，妆束淡雅，举止又甚大方，又听她讲说灯上故事，有源有本，不禁听得呆了。

只听那李姐又指着一盏花灯问道：“阿娘快来看，这盏灯上画了一位相公，面前摆了短几，不知他在做什么？”

五娘说：“这是‘相如鼓琴’。”

李姐不解说：“什么香炉古琴？”

益春在旁说：“你好聋！相如是个人，在筵上弹琴，看你扯到哪儿去了。”

五娘说：“这位司马相如不但会弹琴，更会作赋，是汉朝一个大才人哩！”

陈三在一边听了，心里暗自赞叹说：这位小娘子精通典故，出言文雅，看来是个博学多才的女子，真是难得！一个人又发起呆想来：嫦娥虽在广寒宫里，碧海青天，多么冷静，哪里及得到这锦绣般的人间！司马相如当初虽不得志，却难得文君知音，两人终成百年之好，同甘共苦。……想到这里，自己不觉好笑起来，我出门看灯，无端想这些做什么？便逐一去欣赏那些花灯，只见一盏绢制宫灯上，画了一幅关山行旅图，画中有一个旅人，携了书剑行囊，正在观看山色；灯下面贴着那征求题咏的条儿。陈三看了，一时有所感触，走进灯棚，与主人说了，讨一支笔，想了一会，便在那盏灯上写道：

海天漠漠水云横，
斗酒篇诗万里情，
尘世纷争名与利，
何如仗剑客中行。

下面写了“温陵陈伯卿题”。

那灯棚主人看了，欢喜说：“原来是泉州陈先生！这诗，题得真好。”

陈三说：“一时手痒，东涂西抹，倒糟蹋了这灯。”

主人说：“不必过谦！先生写了‘温陵’二

字，府上莫不是泉州么？”

陈三回答说：“正是。”又寒暄了几句，主人便捧出礼物相赠。陈三看时，见是两支上色笔，一盒冷金笺，另外还有个香袋儿。陈三推辞不受；主人不依说：“小玩意儿，不成敬意，收着留个纪念吧！”陈三只得收了，辞谢而去。

陈三在灯上题诗时，黄五娘和益春都看在眼里。等陈三喜孜孜捧着彩礼走后，五娘便携了益春的手，走近那盏宫灯前，去细看那首诗。益春说：“写得好一笔字儿！他说是温陵，却不知在哪里？……”

五娘说：“方才听得他们在棚里交谈，不是说泉州么？”

益春才要答话，只听李姐在身后笑喊起来说：“我不管他是泉州还是潮州，我却拾到个好物件儿！”

益春忙问：“你拾到什么？”

李姐把那件东西拿在手上摇晃说：“看么，一个绣得怪俊的香袋儿。”

益春说：“你眼睛倒尖，可惜不看灯，却去地下拾人家物件。”

李姐说：“你自家拾不着，倒说这话！”

益春说：“罢，罢，谁稀罕这东西！”

五娘说：“你们休说闲话，前面看灯去。”

说着，方要举步，只见那题诗的少年又急急

走了回来。原来陈三走得很快，一个不留神，把主人赠送的香袋儿失落了。这时又回转来，遍地寻找，却是不见。陈三见李姐等还留在棚外，便向前施礼说：

“姐姐们在这儿，可曾拾着我的香袋儿，这东西虽不值什么，只是朋友所赠，若是丢了，岂不负了别人好意。”

李姐说：“什么香袋儿？我们倒没看见。”

五娘听了不耐说：“李姐，既是人家的东西，你就还给人家吧，回家去，我赔还你一个就是了。”

李姐听了红涨了脸，说：“这是阿娘要给他的，不干我的事，回家去，你要寻个好的还我！”

益春说：“唠叨什么，还不快还人家！”

李姐说：“我晓得！不要你这小丫头来多嘴。”便回头对陈三说：“拾是拾到一个，不知可是你的不是？”便拿出那香袋儿来，叫陈三相认。陈三看了一看，拍手说：

“就是这个了，金线绣成的。”

李姐说：“是便是你的，却被我拾着；若不是黄家五娘子说情，就让你一夜寻到天亮。”

陈三说：“多承，多承。”

李姐说：“快点拿去，各自走路。”

陈三接过香袋儿，又向五娘、益春致谢说：“多感二位姐姐替我说情，不然，怎能讨回它



来?”

李姐说：“还给你就是，不要你谢什么。快些走吧，休要在这里自讨没趣！”

陈三还是向五娘和益春说：“二位姐姐，请了，请了！”便袖了香袋儿自去，一面走，一面心里想：这黄家五娘子，着实令人可敬可爱！

李姐见他走得远了，撅嘴说：“满街的人，只有他呆里呆气！”

益春说：“满街的人，只有他最大方！”

五娘说：“泉州是个大地方，山川很好，人才很盛，才出得这等风雅的人物。”

李姐被她们说得无话可答，她想：管他雅不雅，休要耽误了看灯，便说：“你们不见那边在放焰火么？”五娘抬头看时，果见东边天际飞起一团焰火来，天空中现出了朵朵莲花。

二 两个鄙俗的人

五娘等看那焰火，确是施放得好，有时象一张火伞，有时象万支金箭。又有九莲灯、冲天炮诸般彩头，那地下看的人，无不喝采。五娘说：“灯月良宵，真乃一刻千金，这般好景，何时才能再有？”益春说：“过了今夜，就要等明年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有两个花花公子，一路说说笑笑走将过来。李姐眼尖，老远就认出那前面走的是林大，后面跟的是卓二。那林大乃是本城西街一个豪富，他家世代为官，广有田园，前年又中了武举，更是锦上添花，他和官府又有往来，潮州城内无人不怕。那卓二却是个帮闲清客，原来每日只在外面东荡西逛，近年帮得林大，着实风光。这一夜两人出来赏灯；李姐认得他两人，便连忙招呼道：“原来是林大爷，卓二爷！”

林大驻足说：“你是李姐？你们哪里去？”

李姐说：“我们上街看灯。”

说话间，林大早望见了黄五娘，不禁吃了一

惊，便问李姐说：“你背后那两位小娘子是哪家的？姓什么？”

李姐说：“那一位，是后沟黄九郎的千金五娘子，是我们潮州第一美人。”

卓二接口问道：“那位呢？”

李姐说：“那是她的婢女益春。”

五娘见这两人言谈举止鄙俗可厌，便唤益春说：“我们别处去吧。”李姐见她两人走开，便丢了林大，随后赶来。

这林大原不是个安分的人。但凡浮浪子弟的行径，他无一件不爱，也无一件不会。这一夜和卓二出门看灯，却是心不在灯，只把眼来乱看女人。当时问知五娘姓氏，便对卓二说道：“老卓，闲常只听说黄九郎女儿是咱潮州第一美人，今夜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卓二说：“果然，果然，便是晚生阅人多矣，也不曾见过这般绝色。”

林大说：“只是半路相遇，如何才能亲近？”

卓二说：“何不邀她答歌？有针就能引线。”林大连连点头，便和卓二一路赶来。

不几步，便追到了李姐她们。林大说：“李姐，咱潮州风俗，元宵看灯，男女相遇，须要答歌，你们快请留步。”

李姐说：“莫忙，等我问过五娘子。”便转面问五娘说：“阿娘，这位林大爷要邀我们答歌